

四
書
約
說

論語約說

與公孫肇撰著

學而時習章

通章正是大了小讚語固三平意實述下徹底是時
習二字人自生身來算至一年一月一日一刻總是
時無非時便無非習卽湯之日新周公之待旦猶踈
了朋來人不知皆是時爲不厭誨不倦朋來亦時習
矣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人不知亦時習矣三不亦
俱在上句內見說樂等原自不難只學而時習便有

系詞
了更令人有鼓舞欣洽意

學是學甚麼但看人是甚麼人便知學是甚麼學以
夫子言學志道而游藝盡人以今天不待言矣

習字直是勿正勿忘意故是聖學

學生而習熟在時字下學亦變成習字故不曰學而
時學亦不曰習而時學文字位置煞有妙會不然學
習兩字豈不重疊了

註其進自不能已方是說字所謂樂此不爲疲也且
朋來而樂人不知不愠意俱已吸盡

學外無說故曰不亦乎字并鼓動不容自己之象亦傳矣

朋何以來的有臭味在故曰朋若朋不來則所學非矣

朋來故可樂成物正以成已

人何以不知曰人則已外之矣莫我知也夫若人知則循世之學不然亦炫世耳
不愠故君子莫知所以天知

學正學爲君子也

其爲人章

爲人只在孝弟通章何等了當。渾成只緣看上節淺
便了無功用。看下節深便走入閻室。試看爲人之爲
卽下爲仁爲字。人從何來。孝弟明是本字。犯上作亂
說來誠扭而好字固在精神。隱微油然沁入處說卽
如天好生真種。又何加焉。非所謂爲仁之本乎。故務
本節而須拈得現成。猶言若是乎君子之務本也。若
是乎本立而道生也。孝弟豈非爲仁之本。與若另解
一字已漏全神。鑿添一語更入坑塹矣。

人何以曰爲正是務字何以曰其爲人也孝弟諸氣直恁渾成則務本本立之象也

不好犯上作亂直是親吾親不敢慢于人不敬惡于人不斷一樹不殺一獸都在此故是仁字真境地曰鮮矣又曰未之有故是揚乾讚服意

以本字替孝弟字蓋務孝弟恐涉事親從兄之迹曰務本直返之不學不慮之初了

務訓專力寔是蓋本內原有仁字在但一心爲孝弟一心爲仁便非然孝弟在而仁自全故又曰本立而

道生

仁說到爲處堯舜猶病爲仁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字與字有令人恍然醒悟意蓋本章總是教人返求將來不是教人推廣出去

巧令節

巧令何足爲仁夫子猶曰鮮矣仁者正好看滿世皆仁人意故是至聖婆心

巧令流弊不可勝言誤處祇在致飾于外註語竟有

斟酌

若說仁鮮矣直是一筆抹殺鮮矣仁便有多少躊躇點撥意恍然彼自離仁仁未嘗離彼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固皆此意

三省節

正好看不自欺真學問日以三者省吾身原不定是某件不定是某時益無時無念不在實地上做真个寤精究密工夫若離身言省固是無根離三者言省身仍是玩空了豈是曾子忠恕

省者慎獨也。三不字。三乎字。煞有直窮到底意。往說謂自歎自疑。自惧意。猶非。

道千乘節

道訓猶治。可見治字不盡。卽對術字說亦未的。切道者有條有理之稱。使國家各就條就理也。事不可不敬。信不可不存。用不可不節。人不可不愛。使不可不時。故恰是道字。

敬事非觸事求敬。敬在而事無不敬也。信直渾淪。是誠了。

敬不于事不見信涉于人便淺故敬下着一事字而信下了不着一字也

兩而字皆述下語不必拈合至謂一敬信等皆在尤不必說了

歲不過三日所謂以時使民關係最大故又就愛人中抽出言之

弟子節

曰弟子小處正要說大孝弟等淺處正要說深蒙以養正聖功也故須在真性實地上做玩出入字及各

則字而字恰是不使有餘放心便無自萌此尤時習妙訣也

力不可使無餘無餘則不盡其材所謂勿正勿助是也心不可使有餘有餘則不成材矣若行則終身由之不盡故不得以有餘言也

學文而曰則以謂以數者而學之于文卽名物象數無非孝弟謹信矣此方是有本學問

賢節

易字能字有字各有大力量大作用大探討在學正

在此雖曰吾必直是尋常不讚服意蓋此外無學謂無待于學則誤矣

賢賢直是思齊企及意竟換了色心爲賢心而精神命脉都變作賢了故曰賢賢非徒是好賢也

身是父母之身故不言致身但言竭力若事君只多身字身可致則氣節功用都真了

信在言淺矣有信則深矣且言又交中一事也

君子不重章

通章拈學字爲主腦按固字爲精神

君子正學問中。人也不重直。是精神飛越在詞氣容
貌之外者。正好看韜藏不固。意而真精。一浮臨深。爲
高護過。爲名都有了。

說到威處。正見威儀。亦道學也。

則字在學下。乃知重便是學。固直如固天德之固。有
多少蘊蓄鬱勃意。

主忠信。非忠信一心。主又一心。總聖神功化而赤子
有恒之心。一毫那動不得。故曰主。

不如無友是矣。勝已不與我友。將柰何。蓋童蒙求我。

應亦無妨若多一睨就念頭便是好爲人師便非師
學故須無友

憚如小兒護病惟君子能見過惟君子能改過但一
念回護猶非固字精神故須勿益于游移根株處早
斷之矣。

慎終節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玩矣字真不消在家固矣
下上分半點精神也

終如何能慎遠如何能追正好看厚字

歸字下得警策可見浮薄小人直是流落他鄉的

子禽章

通章夫子字三見正好尋味子禽在人上看故明知非求而不知那君何以與耳子貢在夫子上看有夫子之溫良恭儉讓而有不得乎夫子之求而尚弗異乎是謂智足知聖

溫良等隨在金現是夫子之神行于天下以得是天下之神奪于夫子與之權固非那君所能操了真个性道溢爲文章天無言而時物行生也

人求在外賢人諱言求求何足爲夫子諱也故曰
大子之或子貢慧服夫子婆心俱見之矣又曰異乎
人求夫子固未嘗失其正也

父在節

觀志觀行直是觀其能孝與否道直指日用常行者
言正人子之不及簡點不必塗飾處若非終身孺慕
真有慘痛不容自昧者何能三年無改豈非至孝
三年直要說他久處三年無改終身從可知矣

註善惡字原非解道字且旣曰道如何有惡故尹註

游註俱置圈外

孝正在無改處志事已了了可觀故曰可謂

禮之用章

兩節互看自明正不必別添註脚

用字照下以字不曰用禮而曰禮之用蓋用禮猶覺硬些禮之用便優游順適金和字已全現出而節字固在

貴字照下可行直是天地藉以維持人心世道藉以防範曰爲貴者語甚喫重猶言用禮之和乃爲可貴

並下不可行意已逼露了

曰先王直足壓服今人曰道正見禮非袷套曰斯見禮和滾成一團單言和不得故以斯字替之美正所爲貴也

由字卽行字小大由則無所不行矣

知和知字不足病正好于此尋貴字而和便非斯字了

不可字直恁猛省所謂使不得了不得說話蓋天地易位人心世道都已潰決了日亦者不但不能行更

不可行乃見禮之用和爲貴也。

信近節

信第求可復恭第求違耻辱因第求可宗何等近裡着已而近字不失字更有斤斤不敢誤違違不可必之意斯爲謹始慮終真精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人但知信在復故以我字訂之可復乃當下參酌語耳若待復時便言復非可復也。

因便有親就意如何又曰其蓋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此等臭味流易錯過故須不失。

君子食節

君子正學問中人安飽何以無求事言何以敏慎有道何以就正句句各有好學在故末句只以可謂拈出

無字直是自然正好者好字真境

事不止行凡關於學皆是也正是繁重可厭敏豈非好

就更右身未前而神已往意好字更逼真寫出

貧富章

通章貧富是影子。諂驕樂好是証候。切磋琢磨是工。夫知則其抽引不住者也。

可也。未若明是切磋琢磨。様子故子貢急引詩味之。夫子正恐未若無窮。執亦成滯。故當下換以往來字。蓋告即成往。知乃生來往來推轉無已。可與未若無窮。切磋琢磨亦無窮矣。

者也是論地位。未若是論工夫。斯字乃地位工夫合。併交注。不得分言。故曰斯而往來活潑潑地。非斯固不能領受也。

不患節

不忠要在自己上照管。患不知。要有許多致知工夫。若專在知人上着力。則方人之學矣。

經濟學問。全在知人上。故足患。絕與務實不務名意無干。

爲政節

爲政直以握天下之精神以德。則握天下之精神于宥密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居所正是以德星共在。居所內有了故曰而衆星共之。

以德爲政。政與德猶一之也。爲政以德。金政亦都是精神了。

所字宜好看。正天下精神安頓處。居字直有允執厥中意。

共與歸不同。歸則形就。共則呼吸相應之說也。

詩三百節

菽字註解猶益。寗是思無邪一句。益于三百篇之上。所以三百篇句句皆是思無邪。鄭衛雅頌俱足垂世立教。若誤作盡字。則三百俱可刪。只讀思無邪一句。

足矣。豈非從來憤憤。且赦字去盡字何啻天淵。所以讀書要先識字。

邪直在思上祛。便是拔本塞源工夫。是以夫子特拈此語。

道之以政章

治術汗隆。全在民耻與否。故通章耻字兩見。

政刑何嘗廢得。但靠在政刑便全是猜疑督責之意。故免正巧以應之。耻何可得免。固無耻之象也。

德禮直在君身上說。若涉在民仍是政刑了。格正德

禮之象耻。既有而格。固不容已矣。故着且字。

耻力寃大而發寃微。故政刑不能取。而道德若固有之。

吾十有章

通章是夫子誌工夫。非誌造詣。正好看時習的樣子。立與不惑等。不得呆講。只要說所以能立。能不惑等。好古敏求。尚得一息稍懈乎。

志字妙力所已及。非爲志功所能到。非爲志志于學。正是直窮到底。終身無了期。故矩亦在志中。而志尚。

未已也。

玩各而字便知各句講三十等不講立等

不惑知天命有別乎不惑謂于萬殊處見一本知天命謂于一本處見萬殊要惟夫子覺得

耳願想如聞孺子而悟自取意

日知便不落玄妙日不踰猶是兢兢不放棄若從心所欲尤好看志字

孟懿子章

三家僭竊夫子正欲借享親之孝以規事君之忠無

未
違直是塞違說話正須說出禮字方能防範着實故
不得不于樊遲發之

孟武伯節

直是以父母至情悚動其愛父母之心不然直是爲
父母明愛了

子游問孝節

敬何得無養正在視無形聽無聲處說
只是謂能養便是大不敬
別直是別其爲養親

子夏問孝節

色難者以色爲第一義。非謂其難能也。曾是有不外此。不徒在此之意。色難愈了了矣。

吾與回言節

只以不違作主。如愚不愚。正以形容不違耳。

予欲無言。何以與回終日言。正好在回上想。

不違直在所以言處。妙有投契。所謂于吾言無所不說也。如愚則兀然嗒然之狀也。

退字省字直是要寫出沉潛意。其私者。人人不違。則

約說

八上論

不違爲公。人人違則不違爲回之私矣。

發與露不同。發直在神明生動處。說足者。又是所以生動處。蘊隆無盡。亦字猶言不但能發。直亦足以發。正極力洗剔。回蘊藏處。不愚正所謂固聰明也。回也二字。真有不盡咏嘆意。

視其章

三其字正下人字。見不以已意揣摩。只就人身上細細參驗。三所字頭緒來路。俱有由安。俱在以字內。視觀察一齊俱到者。所以視觀察。故非致知不能。

人焉廋直是人自不能藏。非我能鈎索之也。所謂不
逆不億抑亦先覺者。

溫故節

溫正時習意。無溫非知。無故非新。故曰而知新。
夫子生平止完得个師字。吾道薪傳一知。進之師正。
導天下以知者也。故曰爲信非溫。故知新不可。

不器節

君子者道全德備者也。器則有形可模。有技可露。不
器乃直在德性上用功。絕不分心于一形一技。正可。

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若經權等語，何啻千里。

先行節

子貢能言者也。故卽從言上撥轉玩其言，與從之兩着言字，意自見。

觀定其言則行，何能不先言。口從之則言已後而行已先矣。正好看言顧行，行顧言真精神，所以爲君子。隨隨也。

周比節

是君子便是周，不是比。是小人便是比，不是周。正于

人品處別之

學而節

學正以破罔何返得罔則罔固不思之故非學之故
也不思而可爲學乎思正以祛始何返得始則始固
不學之故非思之故也不學而可爲思乎兩則字正
以學思示人非爲學思洗寃也

攻異節

異從端起攻則直極異中之用故所害于人心世道
不小

約說

入上論

夫

玩斯字已字有無限挽回嘆息意直悚人于未攻時
矣

誨女節

子路意見所到直認爲知絕無回光返照工夫卽此
便不是知了所謂知是而所以知錯也故須誨兩爲
字直是百方紉繹心口商度知須曉得如何是知不
知曉得如何是不知正貼知之二字說卽此便是光
明普照故曰是知也此知字下並着不得一之字矣
真知良知說話無干

知之二語平說竄妙夫子原從知處誨子路非從不知處抹殺子路也

世多以知惑非大惑爲不知是知註脚若然鶴突人
那个不是是知有此理乎可想知惑處會須有爲字
在

干祿章

學干祿者猶言子張之學干祿之學也是論學非論
干祿蓋一念馳騫未盡便與世緣有涉然曰子張學
干祿正好看世多白騙了

蘇字正

不特也

以

聞見何可不多正須要闕要慎兩則字何等喫力仍
只說寡尤寡悔不得謂尤寡悔寡正是一生學力沉
摯無盡處祿在其中得不得皆在也論其中非論祿
不然仍是教于張干祿了

兩餘字竄妙蓋理從聞見入即已信已安不過別人
殘膏剩馥了千張馳騁夙根一字冰冷矣方是聖人
手段

言若期寡悔將有不得勿求之病行若期寡尤將有
闕然媚世之習夫子所為安頓尤悔二字真是那動

不得

民服節

舉錯正是爲處不以君子小人而曰直枉直易忤人
枉善迎合所以舉錯難恰當而民則耳目寃真且
身受利害者玩則民語氣見服未嘗不自上操也
兩諸字各有意蓋一枉在足爲直害一直任民心猶
有係屬也

敬忠節

玩三則字何等快便恰合覺使字如之何字徒費手

脚耳

爲政章

單重孝字故曰書云孝又曰惟孝其曰友于兄弟弟正孝之所施也有者不但施于政而政固無窮隱然孝以治天下意是字奚其字俱有了

無信節

信乃天德之不二聖人之至誠人心之有恒是也未有人而無信者無竟不可以爲人了猶曰不知者直動以息問息商意何以行就不可中抽出言之亦重

在。以。不。重。在。行。益。此。章。是。論。心。不。是。論。行。故。大。車。三。句。是。嘆。詞。不。是。喻。詞。也。

十世章

禮所以維世。殷周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益。正所以善因。夫子直以禮定。往古來今之不容異。非以損益爲知來。亦非以殷周爲知來之証佐也。損益而曰所者。蓋卽于爻。殷處知之。非以殷周知之也。故是實實可據的。

非其章

諂與無勇不作推原說其字直指祭者蓋精氣不屬
只落得一个諂字了勇何可無尚得不爲義乎

八佾節

敢從忍出孰不可忍直已道破夫子不但誅心所救
者大矣

是字要讀得重可不可已自了了

雍徹節

天子辟公足破三家之膽媿三家之心矣然三家何
可破何可媿奚取直令其自轉頭耳

堂字絕倒。既曰三家，便是家，非堂矣。三家非，但忘却非天子，且忘却是大夫了。

不仁節

恐正不仁，奚取正如禮樂何的樣了。

林放章

春秋何等樣禮儼然問本直是于奢中求儉了。

大者不須言夏言殷直是一問而先進可復所造于世豈小乎。

儉戚皆本正禮所從出者奢則指今日流弊耳與寧者。

乃矯世之意非酌取之意正是大字真景
喪句非拙出乃証佐耳人卽不辨奢儉有不辨易戚
者乎

夷狄節

仲中國非貶中國亡字下不着君字蓋不忍言之也

泰山節

女字一呼何等責成能字一提何等力量嗚呼一嘆
何等喚醒蓋八佾雍微不畏君旅泰山金不畏神林
放云者所謂惟禮可以已之

無爭節

君子無爭者也。曰無所爭，直是根株處斷絕，升下坎正所字，必也。句呼所字，其爭句頓所字，猶言必于射乃可得爭之所，而一以揖讓行之，斯爭之所也。而依然君子如此哉。

君子直包得無所爭。故第以君子二字結之。

巧笑章

子夏卽詩言禮。夫子卽禮言詩。詩禮所以至今存也。巧笑有絢意，倩盼仍是素了。所謂至素至絢，謂何加。

以爲字是子夏意中事也

爲則其繪之者也繪則事可因後于素詩原重素非

重綉也

禮就大中下正處說後者猶言因素而出禮猶是後
粉華愈不可逐了

起者吾從先進正在弗徵弗信時得此崛起不振了
可與言詩直是救三百于禮後也

夏禮節

直是以吾言當文獻夫子所以言之徵之考至矣故

皆曰能正夫子從周處非思憂股也

曰杞宋等非責杞宋直是教世以徵吾不必徵杞宋
徵吾言不必徵文獻也

不足何以能言正好想吾能意

足則直是迫望當時意吾能徵有無限低回玩之矣
又隱然難在言不難在徵也

既灌節

不曰不可觀不足觀何以觀第曰不欲觀語痛情深
然特出一禘字在固是春秋手段非楚澤湘江吟也

未灌以前無所觀既灌以後不欲觀直是一筆抹殺了

禘說節

禘何以說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謂澤深流長是以追報獨遠魯則何說之有故禘義可言禘說不可言或人一問煞已道破不得以不知應之煞有關係不得以知其說還之

知說何以遂如示掌正謂其流澤無窮處作用都在

此

示字竝妙不但以不知知之更以不言言之矣

如在章

何以如在如神在正好會吾字曰如不祭則如在之義了了矣

玩如不祭精神直恁凝聚

媚與章

曰天直壓碎與龜了媚便獲罪于天急以禱字換之媚不但獲罪並污口舌矣

周監節

系言
周文直從二代出故是真意蘊隆故曰郁郁吾從則
所以教人者至矣

太廟節

或人論知不知夫子論是不是曰是禮連知字無處
較量了

魯何得有太廟魯人習而不察夫子所以問不厭詳
曰是禮所以表章者大矣卽講求爲表章尤非夫子
不能

主皮節

不以不同強天下直以同者陶天下全是一德滋滿
故爲道何以竟成古之道則企望慨嘆俱切了

告朔章

羊去則羊耳羊存則禮也故曰其羊其禮羊禮異而
其一也所謂告朔之餼羊也欲去非干憤激直是割
愛

愛字正從欲字拈出羊何足愛其羊甚足愛禮可愛
其禮尤可愛也

盡禮節

盡正是織微畢。謹人以為諂。直是驕亢。慣了夫獨非事。君人與夫子。蓋于驕亢念頭上撥轉也。

君使臣節

曰禮曰忠便非節。又事功格套了兩以字。直是舍此不可意。方擒定如之何神脉。

關雎節

全在德上論關雎。所以成王化若出于情。卽一笑一頰已淫且傷矣。

問杜章

社以祀后土而大祈報固爲民造福幸我正當發明所以立社之意乃云松栢等已自無味復云使民戰栗民也而復使之戰栗哉社本將提矣故夫子深救之

松栢云云第出口耳出口便爲事又曰已成已遂已往幸我彼時當令徬徨無地

器小章

器小正管仲定案只因他作用發根不在性地上便爲功名所用不儉不知禮正器小之証佐耳

或人兩問正見功利没人故器小一評非爲管仲也

太師節

可知正是尋味不盡意其可知見妙處具在樂中翁
純傲釋正是樂各如字所謂可知者以成見非此不
足以成可見是精神不是聲器了

不可言而可知故是如字生面

翁純等都是人心元氣太和而樂傳之若靠在樂如
字便不出了

請見節

帝王以權用道夫子以道用權

得兄直是闕人多矣之意無道久見斯民錮蔽正非法令能開故以夫子爲木鐸正是以人心言天非以天意卜之也

將者將無之說蓋謂其周流來已久爲木鐸矣

盡美節

盡善未盡善已于韶武字定之蓋評樂非評舜武也而舜武一揆意自在

若上節

不寬便非所以居上故各曰何以觀正教之寬等也

里仁節

爲美正在相成以仁不處直是身未徙而神已迂不
仁益不知了故曰焉得

約樂節

兩不可見譬處不能久處不可直須說到淫濫處若
仁者知者不見有約樂直見爲仁故隨身所處無非
安仁利仁而已矣始知不仁者病根只是知有約樂
在

惟仁節

兩能字正好看克復作用兩入字正好看因物本情
是仁者好惡之極故曰惟仁者

志仁節

志仁惡自無放着處故曰無若不在志上理會直是
無頭學問了

富與貴章

通章只是一个無違仁造次顛沛卽富貴貧賤中遭
際不處不去則不去仁則無違而必于是矣

兩人字照君子看欲惡則人已耳不處不去則君子也

不處不去兩不字煞有工夫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直在仁上體驗故開口拈出欲惡字明指破仁字真種了

兩得之正見不到得時仍未可言不處不去也

去仁字下得渾成若非不處不去直是存仁此去仁一語豈不突了

成名直是喚做君子不比欲惡之人了

終食字間字直是無時非仁造次顛沛俱在其中矣
無字甚自然工夫不外不處不去是字更現前蓋頭
頭是仁故直以是字替仁字是則無不可必矣

好仁章

通章只是望人力仁語意廻環正是聖人熱心
我未見蓋不謂無此人只是我未見煞有眼穿意
好仁惡不仁總是用其力于仁故惡不仁比亦曰其
爲仁矣

無以尚不使加正是用力力足要說得直捷爽快若

笑力便碍下兩未見了

有能一日直是一往無碍之象足字已恍傳出

其力者力正仁之力也用于仁安有不足

蓋有未見直是躑躅喚醒意有代爲解而不可得者

觀過節

直是觀人于過非爲過者解嘲蓋必欲諱過則無非
刺者進矣

曰過便已着在仁邊若不仁則是惡了

党字正過之隱蓋以仁爲党遂不避其形迹之嫌疑

也

過之其党顏子之其私皆聖人文字酷肖處

朝問節

非說閉道可死直是說不問罔生耳

志道節

議與學道不同直是與商危微精一之真耻正在念慮不及覺處拈出耻字便拔斷病根未足激之也非斥之也

無適節

約說

不上論

三九

正比字
厚年里

君子正精義入神者故能無適莫故能義與比若非
君子直是模稜了義去我遠矣

特出義字蓋適莫無而義自現矣義與比非比于義
若比于義則仍是適莫了

懷德節

懷者直是中藏無已所謂口不言而心之輾轉愈甚
也

刑何必爲君子懷愈可想兢惕精神

放利節

行則有害于人多矣故多怨曰怨則又大不利了正
令放利者自爲計也

禮讓節

讓在禮中故禮讓二字拆說不得能以直是允恭克
讓爲國無餘事了故曰何有不能則禮并不爲我用
矣

不患無位節

不第曰立口所以立直索之建樹之元了不曰可知
曰爲可知直接之修証之實了患字各有真切工夫

在而求則更非泛泛者

吾道章

通章只以一字作主而貫自在

此在

妙正在參乎一呼直是當下指點平日証修一語打

通了

一是合一之謝非以繁言若是一件說話忠恕豈非
二字乎

一以貫故貫在一中若以一貫則必不貫矣

唯正是合一處故下曰而已矣非第言貫命寫唯字

固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証之也

何謂謂字窮的非此問傳一唯一直是亞謎了

夫子之道正所謂吾道也忠恕者一言以行終身大
道以平天下夫子所以教曾子所以學正在此固非
取辦言下

喻義節

喻各在精神獨注處說君子無念非義小人無念非
利蓋有獨注而不容言者正是夫子知人處

思齊節

長能行
得力只在思內二字。正是齊與省的。真訣思所以賢
在何處。卽從何處做賢。便在不賢。正在內處發根。
卽從內省不賢。便早斷了。如見賢卽齊。安所得齊。省
不于內。何處是省乎。

幾諫節

只認得父母二字。諫安得不幾。故見志不違。不怨都
有了。

諫安可用之。父母故須幾。蓋夔夔齋慄之微忱也。
志字正好看幾字。又敬則幾。諫固早是敬了。

不違不怨依舊是幾諫勞如所謂良工獨苦也

遠遊節

遠遊則無方有方正是不遠遊必則直決不遠遊之心矣

要想所以不遠遊者何念父母在三字便煞有痛不能割處

無改節

道蓋父所常行者無改正是事死如事生了

父母之年節

人有不知父母之年者乎正在不可不三字拈出精神蓋知則喜懼集而愛日愈不能已不知者反是尚得爲人子乎

不出節

耻字竄有力耻則言便不出直是未出時早斷了古者二字有無限激發意非追想也

躬不作行字如所謂匪伊人任欲不耻而不可得矣以約節

約者收斂退藏以則有把柄在手意不言得言失不

言無言鮮正好看約字精神處

欲訥節

訥敏何等喫力欲字何等快活君子蓋有不訥敏而不能已者所以能訥敏所以爲君子

不孤節

德字要認不孤正與聲氣標榜不同鄰直是親附夾持意鄰不可必有鄰則可必仍在德上論不孤非以有鄰証不孤也

事君節

數斯辱數斯疏。正是臣與友不得借口辱與疏處。故斯辱斯疏是教之言。教正教之所以言。

公冶長節

辱固在罪不在縲紲也。

南容節

不廢直足用世免則幾幾乎不可必也。中庸所以重言保身也。

子賤節

玩若人便恍然卽人成己之意。斯焉取斯非謂無可。

取正示以不可不取蓋不欲觀面失之也兩斯字更
好看取無方而入無間意

女器節

女器便見器亦自造非不器意瑚璉宜于朝廷不宜
于退處亦猶之乎器也故曰女器

不佞章

佞不但不可直是無用屢憎正無用也不知二句猶
言不知其仁佞固無用若仁則益無用佞矣竟是以
不佞許雍仁了

約說

八上論

三

時方悅佞。夫子特出一憎字。可見禦人以口心已不服了。

子使節

未信何以使。不仕何以說。蓋使正使之仕。未信則論仕。卽論學。開所以可使。夫子所以說開說。仍是使仕意也。

斯使現前。卽是吾斯自任已確。未能信。蓋維日不足者也。工夫見地俱有了。

道不行節

道不行三字正好材原謂吾道不行非謂天下竟可
無道身隱而世若棄了

其字與字正教子路以材曰取者材固自材何不取
道不行一語材之是教之所以材也

孟武伯章

適章正夫子仁天下處必擇仁人而後使僞士且以
藏拙惟隨長器使便庶績咸厥而仁覆天下矣

使更好看無求備意各不知直是難窺意若曰
日月至則已知之矣

與言要在禮樂素嫻上不在言上。

孰愈章

子貢平日多識正是愈心爲之故以愈字還他以如恐之回換他

何敢望明是弗如愈心一點已化了然二十聞知尚猶有舊窠在

曰弗如而二十聞知之見都化曰與弗如而二十聞知之境已轉矣

其能聞一安有二與十說話弗如乃可謂聞一矣

書癡章

朽木糞土正寫其頹焉廢焉之象

始今絕與古今無干蓋一念而自分勤惰遂一人而竟判始今于予正始今所於之人也

見剛節

未見非不可見正是企望意剛者在本體堅定處說
慾則一念纏得我住便念念不能伸了

曰張也慾已明示以剛者了焉得正所謂未見也

我不欲節

方見及
字

欲字說得快活無字更覺渾成曰非爾所及非謂不
可能尚未到耳正不欲以強恕終也

文章節

夫子之文章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可聞謂聞
已支離不可得聞并聞亦無容直將聞字掃蕩盡了
性自該得天道如何又曰與是成性之後一如天命
之初也方爲夫子之言

有聞節

子路聞斯行之者也未行恐聞正是模擬勇行之象

若實訓一語則癡矣

孔文子節

好字不耻字俱有作用是以謂文學問所關于人豈小哉

子產節

所以為
恭在推賢讓能敬在得難宜力惠義在寬嚴各盡各
句要拈君子字入有字有則直根之心矣

晏平仲節

交直是精神往來敬則其所以往來者

居蔡節

居蔡已非知務民義者而刻山象靜畫藻象潔直是人聽于神了何如正令他自問意

子文章

仁者必忠清忠清者未必皆仁未知正未知其何以忠清也出來未審何得遽以仁目之
子張叙事叠叠直是一層高一層夫子兩曰未知則按之使深矣

三思節

須到得處。乃是思三則疑。再則決。三思直是輕言思了。

甯武子節

知愚何以互異。愚正晦用其知。故曰其知其愚。愚不在不避艱險。正在委曲韜晦。克濟厥事。故不可及。

歸與節

狂無有不備者。成章正成其爲狂。知裁則中行矣。所以裁。故須夫子歸所以不可已也。

伯夷節

所以正
非必身

不念故是聖心惡何以警故非不念不知

微生節

正在與上着眼打破他周旋念頭直已畢于此矣

巧言節

耻字正在羞惡本心上挑動兩亦字見人有同心彼何獨不自耻也

言志章

言志直是仁天下萬世于無窮故無恨無伐施未始不為安信懷而安信等寧必不車馬善勞俱在件件

是等在的故爲聖賢件件是愈做愈不盡的故爲聖賢之志也

見過節

有未見二字愈已矣亦非決絕語其過直是搜根內則根株亦不甯了

十字節

好學正以完忠信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也如不如是措點非是貶駁

南函章

南面正是臨民三可字俱是可使南面

可也簡猶言可處正在簡上明乎是行簡了故仲弓

亟于居處辨之

敬與簡不是兩件不敢慢一事自不敢生一事居正

是淵然至靜之象臨民便與托言恭默不同下比便

去此四字亦字正顧可也可字無乃有斟酌至當意

然者謂惇大固有根源居敬一言直已扶出了雍所

以可使南面也

好學節

行非
不可

怒外何以別有怒過後何以復有過不遷不二直在
念慮几微處掃除正是克己正是好學所謂發而中
節不遠之復是也

就怒過言好學可想聖賢真學問

子罕章

曰使齊便見不當與曰爲宰便見不當辭與釜與庾
已隱示之矣周急正是就求論求毋則明示之矣與
鄰里等正是就寬廣憲

與釜與庾義因請出不然仍是徇人了

仲弓節

正見世類不足限人不必拈仲弓身上用舍字局面
原大欲便私了山川正在人情愛憎之外者

三月節

心外無仁回之心正與其餘不同故曰其心三月不
違直是不違了惟曰至則去住不定之象也故不得
不以日月計之

違自內出至從外入回與其餘正從其心處分了夫
子所以指其餘以善求仁也

仲由節

于由等各定以果達藝因人量才確乎不可那動正是夫子器使的樣子

果曰由也正見果等皆從學問中來非猶夫人之果也不然果以僭事達以生事藝以多事從政正未可易言也

季氏使節

費正季氏所恃以抗公者善乃所以寢其召爾我字何等屹立直是不任使的真象了

伯牛節

須是伯牛方可言命

賢哉節

兩賢哉有無限贊服意玩不改不字直是稱顏子精進非謂安貧也故曰賢

曰一可想心之無他曰在可想念之有定不改精神已全吸聚了

人人有樂但不能不改故樂若回私是以曰其樂無言不悅欲罷不能是也

非不說節

也字是以不足諉之天者字是以不足按之人中道而廢是人非是天也若天何得以廢名之女字正對者字畫則未試于中道者也不第諉力直誣道矣

女爲節

從來聖賢皆自出手眼非有依傍故曰女爲君子儒者直是帝王聖賢合併爲一小人儒則必信必果者矣

得人節

玩人字。正是屹然于天地間者得則我能識取之意。有則久入夾袋。正是得字非武城固有之也。不由二。士風治道皆由此出。正好看人字。非子游何以得之。

不伐節

敗以殿後。全師爲功。人門正衆目所在。非策馬直是。明以功自居了。曰乃中心不自安處。不得不言。亦不知其所以言而言者。正是不伐處。若有心掩功。仍是伐了。

祝鮫節

不有正焉用佞意直是穆然有淳古之想並好看今
之世了

而有益見重佞

玩今之世正所謂流俗說話屢憎于人自在

由戶節

舍戶便須鑽穴舍道便是坑塹何莫直是喚醒意
出字宜玩人在室中出必由戶人不能跳于道外並
不得以出言了

質勝節

勝文便不得爲質直是野勝質便不得爲文直是史
彬彬者踈密相稱之意有相濟無相勝正是損益得
中了然後照則字君子直足提文質之衡而野史金
籍以挽回矣

生直節

生對死字者故爲人之生若生理本直是生人非人
之生也故知註乃先一層說話直在心無私曲上說
有私曲則有折挫便碍生意了罔只是不直竟曰罔

者不直卽知覺血肉都不算帳了。蓋儼然視息其然已絕根幹必枯非止行尸坐肉之說也。

知之者節

不如好是教以從知求好不如樂是教以從好求樂若判然隔絕便不得以不如名之矣。

中人節

本文只是語上始知聖人無語不是上人自有可以不可以也中人字兩見正見去上一間耳以上則無不可上矣。

山水動靜樂壽無餘蘊矣故皆以知者仁者領之
樂山水直是自樂其知仁動靜知仁之真樂壽知仁
之結象也

一變節

齊沒功利須脫胎換骨潛墮頽靡須重新整頓故皆
曰變一變者煞甚精神至道有難易正欲齊再變魯
何憚而不變也

不觚節

觚原以觚名觚而不觚實去而名亦非矣兩哉字無

限低個天下之刻方爲圓者弗思耳

井有仁節

雖字已明知不能從了要知君子不從井處正是必
能救人處

博學節

重約禮上玩約之語氣自見猶言博文而不約禮猶
畔道也弗畔正在約處見

畔則猶二之也約禮則無文非道了

南子節

見南子正恃在我有可以見耳故曰予可信于予即
可信于天可便非不然曰予並見非夫子不可見南
子矣

中庸節

中庸至是恰好了口爲德便是人人具足至者建極
立則之謂民固日用不知終是秉彝之性非絕無者
故下个鮮字

博施章

博施濟眾直是人立人達就事求仁者夫子正恐仁

無根源施必不遍故曰堯舜猶病而猶曰必也聖乎
何等喫力惟是拈出已字經身痛癢施那有不周悉
懇摯者恍有譬字意在欲則由心既事而立人達人
逆念俱足了民衆遠已則甚近何如可謂遠尋于人
近則取譬于已能卽能濟之能立達施濟俱在取譬
中有了故曰可謂方正所以成仁玩也已直是仁無
餘事了總是教子貢以所以施濟不然夫子何嘗一
刻忘斯民乃虛言立達抹殺施濟乎

應濟者何立達正其實心實事且若師窮達俱可無

碍尤見夫仁者妙用

述而節

下二句是上句非証上句也猶言吾固述而不作者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足矣不可作益不必作了作者闢天地未洩之秘河圖既呈以後已總是述夫子刪定修贊正是範圍古今總聖統于一貫處述益于作更大也

白沙云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註脚得之矣

默識節

約說

一八上論

四七

何有正默識真境地爲不厭誨不倦都在此了
默識非必玄默卽耳目聞見而精微自在所謂神而
明之也

爲不厭誨不倦夫子自謂云爾何以又曰何有蓋爲
誨打入默處便覺好古敏求有教無類猶粗了

不修節

修講徒改俱是終身用不盡的工夫憂字何等沉摯
正所以能修能講能徙改者吾則人不能代是則件
件不容過矣

本體纖毫滲漏只是邊幅工夫喚不得修德了

燕居節

巾中復天天多方以狀之也傳神尤在兩如字巾申
天天金不足以擬之矣是爲子之燕居

甚矣節

夫子直以天下之否泰爲一身之盛衰夢何以曰見
逼真爲東周光景

志於道

道德仁藝同體異名志據依游一時俱有各於字正

是安頓恰好處所謂道須志始一德須據始固仁須
依始化藝須游始神不得不應節安頓故是聖學

束修節

束修便可成贊自行明是向往直意以上直是上達子
未嘗無誨正是迫望來學不然直是自發無倦之心
了

不憤節

不啓正教以憤不發正教以排不復正教以及蓋以
我作解障彼悟門故啟發等各有機候在故是教

一三皆隅只消還証便了故曰反復直是更端蓋隅
固不必復也

子食章

只玩兩子字便見夫子何等心腸未嘗飽則不歇直
是不容自強意

用行章

通章只有是二字行軍固行藏中一事俱正有是所
從出者

世人但有出處那有行藏試問何謂行藏豈非有是

約說

入上論

吳九

二字兩則字正裕如意圓變說話無干

從行說到藏顏子又藏而未嘗行者明是模寫有字故經文曰有是非曰能是也

惟我與爾直是示子路以榜樣了

不柴論行藏第欲以三軍見奇正好看其中未必有了

徒博徒涉必不能成正好謀之反無悔正懼之反懼直是千聖就業精神學問作用俱在此夫子顏淵行藏正于此念有之也謀成俱于此出不待言了

曰事猶言凡事直括盡行藏了行軍第其中一件耳
兩者字正照上我字爾字誰字必也直是一毫那動
不得正惟字之說也

可求節

求富不論得不得直論可不可正是夫子扶世作用
曰亦見爲之者衆矣曰不可直是萬有餘喪了曰如
意決斷而詞若商之正是喚醒求富處

從何等快便求不費喫力况從在吾求在人乎好正
可想執鞭中有多少栽愧不自適處所字照富字益

糸部
見好固不在富也

所慎節

齊等各在關係處說故曰所慎慎則精神作用俱備
了

在齊節

子聞韶直是兩聖精神融結了不知正是神化處樂
至于斯已寫之矣不圖直是莫罄形容意曰爲樂太
和所以洋溢處並挾之矣

爲衛節

輒拒父自立衛人君之冉有疑之子貢伯夷叔齊一
問足爲衛事定案怨直發其隱腸仁止所以維國統
于不墜者曰夫子不爲直僉衛君二字削去君父所
以至今存也

飯疏節

通章只樂在其中四字

飯疏飲水直是隨遇而安曲肱而枕更有隨取隨足
意樂已逐句俱有了其中非指疏食等亦字顧下富
貴字猶言其中之樂固未嘗不在也富貴曰不義正

見是本念非是矯情更好看樂字若義竟與疏食一班了于我直是外加我固其中之說也浮雲聚散而太虛自定益逼真樂在其中了

加我節

加作假正是維日不足意五十作卒正是一夕不容少懈意學易直是夫子與時消息處若第觀象玩占是讀易非學易了易中吉居一凶悔吝居三可見人日在過中無大過正是學易可以有是个望道未見之心愈好看加我五十真光景了

雅言節

夫子未嘗日日掛口角只是開口處都是故曰皆雅言不然既曰子所雅言又曰皆雅言豈非蛇足了

問孔子章

問正是欲得其爲人其爲人者直是無以異人意情曰發樂曰以直是並憤樂之所由發所爲以都知了不知老至正是憤樂做去結果一生若知老便偷安了云爾正是爲人無異亦無處見異矣樂卽在憤時故曰樂以所謂時習而悅也

好古節

玩兩者字直是說已非生知不是說好古敏求
兩之字何指正靠不得聰明使不得杜撰一點一滴
直與千聖打個對同了

敏求正是好處然曰求兪古俱打入精微矣
何以好何以敏何以求真是明眼人修行固非生知
不能

不語節

夫子非謂無只是不語耳註語常等故見不語深心

三人行節

我師正所謂能自得師故有可必若人則何可必乎
人不必或善或不善亦不必皆善皆不善但能擇能
從能收直是法戒自心把柄在手了故曰必有

卽三人以槩交接卽行以槩日用卽善不善而善惡
變態之極致俱該矣

生德節

拈天見體且如天何哉微服正德中妙用處

二三子節

二三子一呼直恁喚醒隱對與看吾無隱爾或不知
吾無隱乎爾爾何弗自認無行不與正所謂吾無隱
乎爾也吾可隱行何可隱吾行可隱二三子並可隱
乎是丘正見此外無丘雖欲不當下認取而不可得
矣

四教節

夫子立教本未俱舉而學者隨分認取得其華見爲
教文得其事見爲教行得其盡已盡物見爲教忠教
信故曰子以四教若執四者逐件分按尚得爲一貫

乎

聖人章

恒者天命不已之真無息則爲聖人充實則爲君子
任質則爲善人能不琢喪則爲有恒者

聖不得見正是失所以作聖處故從人心指出聖真
元本兩斯可俱是見聖意

三爲字直是粧成善人君子聖人模樣念頭有多少
二二工力有多少起倒此等心腸何處覓有恒來故
日難但打破爲字卽就亡處虛處約處耐心埋頭做

約說

八上論

書

去聖人悠久可馴至了此夫子指點處非貶駁處正所謂迫于見聖也

子鈞節

不綱直是不忍鈞意不射宿直是不忍弋意正好看夫子樽節愛養裁成輔相處若謂鈞弋正廉靜無咎意猶小了

不知節

作固是作事正好看不知老子鄙薄聞見自任聰明要認善字作須盡善不明善則作無本矣聞見擇識

皆明善工夫從正有作字意知欠非退處于欠正見
夫不知已天淵了總是夫子示善作榜樣非求知之
說也

互鄉章

難與言是習以成俗者童子正習氣未深惑便是已
甚了

樂曰人正是有教無類意潔對互鄉已者在已便不
在習退與往俱可無問了

仁遠節

仁遠直是說人自遠仁欲從何欲至以何至豈非我外無仁但試之欲而不遠了了矣

陳司敗章

知過便是幸直是可對人知意此過固容不得改字認過便見娶同姓爲非禮爲君認過党固不足以議之矣

人歌節

歌是影子善便已全體俱備必使後和直是沁入無窮取人無盡意

文莫節

文對行正見摘藻亦是枝葉了莫者不欲自認意精
神已早爲行用矣

文但可喚爲人躬行直是君子了未有得是遑遑求
得則者直僉猶人精神歸併此路了

若聖節

若字直吸則可謂吾豈敢直吸云爾已矣爲誨正是
學仁聖處抑字煞有精神直是仁聖不可不學意不
厭不倦固所謂至誠不息純亦不已了正唯者非謂

弟子不能學直是說夫子不可學明明畫出仁聖了

請禱節

禱可請禱則不可久矣正見當在平日俯仰處檢點不在臨時上下處祝願了

奢則節

奢儉俱在世風上說非指禮亦非指心不孫與固卽在奢儉內故各曰則寧固非取儉所以防奢者嚴矣

君子坦節

長對坦字君子心甚平夷從自寬廣小人心甚無厭

何等憂鬱指透蕩蕩戚戚根源了

子溫節

正與夫子溫良句一例溫等一齊俱有直是說溫不盡說厲不盡說威說不猛說恭說安不盡各而字更好看變化無方意總是模擬子字

恭伯節

太王傳季歷正謂子聖孫賢可緝國祚恭伯幾先承志擎仲以行毀形自廢使欲傳者無舍長立少之嫌受之者無以弟先兄之迹用心可謂獨微故曰至德

若謂明却封侯陰辭大業是自處忠孝而置父與弟于慙德至德也與哉三以天下讓正今日推原周有天下乃泰伯固讓所胎當時人但謂其採藥行耳安從知之而安得稱之

三字以字天下字只要說出推原聲口無得字了了至德亦了了矣

恭而無禮章

見恭等不可過仁厚不可不及仁厚正禮之本也

恭等皆生心不容己者各有天則無禮直是無禮了

勞便不得名爲恭矣各則字卽在恭上見非流弊也
篤者祿位與共好惡與同上仁則下仁矣不遺者有
功必錄有過必原上厚則下歸厚矣

名門弟子節

啓予者直是以踐形見盡性不然比干之剖心及不
如庸人之老死爛下乎

戰兢等正是保身真精神而今而後所謂孝子非終
親之身終己之身也

孟敬子章

道具于身身與道一則容色辭氣等便都是關係處
所以君子貴乎道也曰道者三更有提挈綱領意三
段正形容道之可貴不曰有無而曰遠近正在方動
方正方出時勘驗工夫在貴字內有了斯字煞好看
貴字精神處事字挑出道字有司字挑醒君子則有
司存者正見事可代而道固不可代也

曾子學道篤實如何只在容貌等理會蓋出身加民
都在此且顏何以曰色辭何以曰氣正好看道字

以能節

玩從事二字正見間不能以爲寡直有所以用不能以爲寡處若無若虛直有所以化有與實處不校直是三自反處嘗從事者蓋指其欲罷不能之真際昔者吾友更有無限追慕企及意

可以託飾

不日事而曰託不日執而曰寄直要到不可奪處方是不可奪者非不奪志之謂直是人心國勢治亂存亡在呼吸間仍尔神間力定六尺百里毫無震撼方是可託可寄此等作用直是真學問真德性了故曰

君子曰人與者自問自審正是尋味可託可寄不可
奪真精神處若直曰君子人也便不啻索然矣

弘毅章

通章要拈士字總是責士以體仁意吾心原是包涵
天地貫徹古今故統曰仁分曰弘毅不可以不四字
煞甚鄭重直有無限責成意蓋弘毅固從士出任重
道遠非弘毅直是舉莫勝行莫致了試看任仁及死
而後已何如重遠不可以不巳了矣

士固有勝私克己工夫在不然弘毅安從出乎故弘

殺正士之所以爲士也

興於詩章

特出興立等直是要把人心放在三件上方不是詩
可以興等了各於字有不靠此不得不於此之意正
是內外合一處

民可使節

民不到知處終于作師有歎但由可使以率履尚有
軌轍知不可使以著察會須漸摩若強之無益于聰
明徒鑿其混沌耳故知其不可使則所以覺民者至

矣

好勇節

正欲人思亂之所由起則亂可止了疾與惡不同疾則不會刻核彼疾貧與疾惡已甚亂未有不激成者
如有節

才須按入德性若屬觀美便是其餘一念爲才所用
並其餘亦不足觀了

驕者矜已獨能便怕人有能故曰且吝此正足觀念
頭盤據胸中故以不足點破之更好看如字使字候點

醒誌氣非惜之也

三年學節

至字正好者念頭爲何經過便是吾學不純故不至
正難言之矣

篤信章

通章道字五見道未有不善正所謂學守成宜身世
無碍處耶正所由以激發學守者

所信何物所學何物所守死不變何物終之曰善道
可知都是道字了

焉好守正照下危邦亂邦有道無道有不能一毫遷
轉者善則人居隱見貧賤富貴皆宜矣

不入不居總是隱字正好看無道則隱而富且貴真
可耻了

見者直是道借身行隱者直是道借身藏有道貧賤
則我無可見之道矣無道富貴則我無可隱之道矣
學守俱非故可耻

貧不足耻賤則是耻富不必可耻貴則無不可耻矣
故各用且字正須在有道無道上做出

其位章

謀不出位便人人各專其責各盡其官了

師擊節

日始者在適齊後追言之舉卒章則初之盛可知單
言闕雅正見風化原本處故爲洋洋盈耳盛不徒在
樂也

不直節

凡人受病處多緣其任真處不直等借狂佻恠憚以
行其詭詐尚可方物乎故曰吾不知之矣二字正無

約說

入上論

至

限喚醒意

學如節

如不及是趕向前恐失之是怕落後恐正所以如處
故仍用一猶字所以摸學精進處直恁活現

舜禹節

弟看舜禹之有天下也七字便見舜禹有在宥天下
處便是舜禹大而天下小不與者正好想他真境所
在故曰巍巍

大哉章

過章只是一个大字從天說到民從民說到身層層
模擬直是揄揚不盡意

曰爲君便成功文章都有了則天無能名皆指此則
首節是與天爲一故註訓猶準若法天尚與天爲二
配天亦與天並列爲二皆非則之說也故天字堯字
各以唯字領之無能名非無可名大故無能名了成
功文章不足大各共有正所以爲處便要隻千古了
臣五人章

通章是論周才而迥其德非第謂姬美唐虞正見才

非德不盛難正所以模寫其盛意

五人比肩事堯而舜能有德有之也天下治與治天下不同與武王撥亂及治益不同正好看唐虞時光景然卽在有五人內已有了故曰而天下治

曰寸有便有難爲殷難爲周命難爲十人意武王固不能無遺憾也命可以想武之德求嘗不至了

才難非謂生才難有才實難唐虞交會便是德至乃始盛我周則虞與周皆可謂極盛矣而周猶借才婦人未足滿十人也婦人非武固不能有也語語說難

正語語說盛非緝類之說也

有二只就天下人心證文固未嘗有也事嚴而口以服直是按人貞一隱衷正是德至處不曰文德而曰周德明以周字配唐虞之際也

禹無節

禹當帝終王始之會人未免或生擬議夫子直曰吾無間然非為禹闢微正為于聖立統了

間曰然是敲人滲漏原本處非等要想所以非致等要想所以致直是精微隱念融徹無痕執非堯舜憂

勤一脈綿合流注處故再曰禹吾無閒然直是尋味
不盡揚訖無已意

飲食鬼神等種種條件何嘗被碎零祿菲等致盡等
逐件恰適應念周至禹直是今大德教化了無間然
可謂逼真寫出

禹固有天下不與而飲食等無不非禹固享帝享親
而鬼神無不孝且致孝禹固盡志盡物而蔽見無不
美且致美禹固地半天成而溝洫無不力且盡力固
非禹不能

經言節

學言直是不欲言有無限防世意正見夫子所終日
言者無非正誼之事俟命之學求仁之方了

達巷章

博學而無所成名明是求夫子以執了吾何執直是
無執意正夫子大處執射執御明乎一執直是射御
類了兩乎字仍是何執意吾執御正見執止于御學
不必博執在于御名亦不足成矣直是以一貫示門
弟子了

麻冕章

從麻冕非從衆直是從儉儉固所以爲禮從下非違衆直是祛恭祛泰正夫子所以存禮處

毋意節

意必等皆是道理上有所執着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絕四直是絕毋意等所謂毋意之根並杜了故是絕字若只絕意必等毋字與絕字豈不重疊了

畏匡章

夫子于向黉曰德于匡人曰文德乃躬行之實際文

乃剛定之寔心可自必即可必諸天不似後人張皇
任道語氣

天啓斯文文不終黃里天續斯文孔不終厄匡

夫子聖者章

太宰以多能証聖子貢以聖兼多能總非君子不多
意

知我正指多能之故說以少賤故多能便非以天縱
兼多能鄙事益見不足為聖了不多直是在德性上
用力不試即少賤藝即鄙事君子不多夫子固言之

約說

八上論

樂

久矣

吾有知節

鏡無相而相現江無月而月來惟無故有隨問隨叩
叩不由我隨叩隨竭我亦不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原自靈有知使得惟空空便兩端具在故曰其叩
與竭總非我有也

鳳鳥節

已矣夫正是不容已處直欲以人事挽造化非第思
舜文伏羲也

子是節

必作必趨正好者聖心仁敬

類高章

通章總是說工大非是說道妙到心力無庸處自不覺喟然一嘆正好者欲從末出真光景仰正是仰其高翔高而仰得已乎鑽瞻皆此意曰誘始知博約皆借途而文禮已儼示以卓立之象矣曰人正是因人博我約我吾才皆人字意正所謂當體認取者欲罷不能則仰鑽等可謂用才而此乃既竭之矣如有所

約說

不
上論

卷

立如字形容立字卓爾形容如字斯已非高壓前後
之光景了未嘗非一未嘗非二雖欲從之心力竟無
入處回安能已乎正是大而欲化處若直說道妙何
益

從曰雖欲故爲木由然從之故是頗淵從心則爲夫
乎矣

爲臣章

使門人爲臣何遂爲由之行詐何遂爲已之欺天生
死關頭倍爲凜然說到與其及縱不得處尤令了路

驟然返了

美玉節

求足子貞然心待是夫子婆心非待玉竟不足爲美矣

玩兩治之哉不減求字迫切固知韞匱而藏非夫子意也

九夷章

欲居未便居了何陋故是化夷則居中國以化中國愈不能已矣

自衛節

周禮盡在魯六代之遺可考也緣名分以正典章是

正樂工夫

雅頌乃樂章樂正雅頌自各得其所了

事公卿節

事等各要說入精微處何有直是望道未見意

動容周旋中禮是為盛德之至事等故非易易

逝者節

只一逝字舉無窮機括點盡了大地間那一件不逝

那一刻不逝夫子實會得眼前不留礙不停息遂于
川上拈出
對境空幻起之緣觀化通不已之命證學歷時幾之
勅都在此了

好德節

只爲人不知好德把全副精神都逐在色上去了

爲山節

兩吾字直是把柄在手一箇固不足以進止之矣
先說止後說進正好看無限鼓舞意

不惰節

才氣發皇不無作輟如愚足發故非回不能正可見
默識者之爲不厭矣

其進節

見進未見止直足爲吾學惜了

苗而節

不秀負此苗不實負此秀兩有矣夫煞有儆醒

後生節

後生可畏正指今日言不如今直是不足畏了不曰

不足畏直曰不如今正教以及今勉圖維日不足意
四十五十不要說得遠要說得快正是來字斯更好
看條忽不測意

法語節

兩能無正見從與說操于法與直與聽言者無干故
須改釋爲貴者必如是乃足收法與之益耳不改不
釋則法異者之能事窮矣故曰吾末如之何

法曰語是明白開示異換作與字是苦心大力挾以
俱行可想改釋已握于此矣曰吾正欲其自爲計曰

已矣法吳之腸愈迫了

三軍節

直是畫出一個志字匹對三字看匹者有一無二正志之象三軍可奪匹安可奪乎故註謂可奪則不足謂之志是矣

緼袍章

緼袍狐貉是借來影子不耻便是見在道不見有貧富了其字也與字直令出轉自尋味恍有用則臧足便不臧意

滿正是恐伎求替萌不復知不伎不求可化此便是
若將終身之意不然那使到終身了曰是直有現前
住足意故曰何足以撼得意處一掃子路安得有住
脚處正用之說也用則無不足矣

歲寒節

歲寒後知非恨人知之晚正見松栢堅貞未彫時原
與羣卉不同直示人以所以知了

不惑節

不惑等即在知者等內人若不于本原處証修即日

在辨惑遺憂什懼上做活計終亦不得清明快暢之日矣

共學節

各句俱拈道字爲主可與未可只是淺深生熟之候非二事也未可正是引其至若不強其未至何待說

共學便知所以求道適道則所向已專一矣權對立不對經立者執極不變權則易所謂隨時變易以合道孟子所謂聖之時也

崇棟章

曰室遠便是以遠廢思了夫子謂室遠正是未思思亦何遠不到思固可用不可廢也

鄉黨節

只玩於字其在字真个時中樣子恂恂直是不露長見竒意如則恂恂不足盡之似不能言正如字並可見恂恂就言說了

便便直是不正正好看前定意唯謹正非以詞氣勝也

下大夫章

拈朝字正見是君之朝是上下大夫所共事其君之朝也侃侃所以止聚訟闇闇所以奏和衷踧踖心懼而立不寧與與恭而安也各如字俱有不盡形容意君召章

要照顧君召二字破命之初勃如蹊如到得行禮時前後襜如趨進翼如賓退必復命節節整服夫子爲損其可謂周旋中禮矣

人公門章

總是在朝自入門而過立而升堂而出而降階沒階而復位送節遂件一一恰適故是夫子從心不踰

執圭章

享覲亦聘中事須反照形容執圭時何等畏敬何等凜翼一到享覲時又渾是一團和氣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于此想見一幅出使圖

緝緞章

就中各不以字必字俱好看從容中道處

不以飾尚別也不以爲褻服辨邪正也夏葛有裏衣

冬裘有外衣而羔取羣而不黨麕取善按其類狐取能正丘首而裼色各稱之裘表酌長短取溫厚利用而安身佩以備所當備殺以省所當省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種種中則至此

明衣章

何以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變食必遷坐正好看聖心致齋處

食不厭章

各不厭不食不出不語必祭等直是飲食有擇不苟

有節不過而抑且于其中寓仁人孝子之意報本反始之誠真可謂盛德之至矣

席不正節

正見無往非正意

鄉人飲章

直是夫子敦禮教處王道始于居鄉固在此

問人章

總是个至誠意

廡焚節

傷人一問故是老安少懷之不自知處

賜食章

正是夫子事君盡禮處

無所歸章

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不尸章

曰寢曰居曰狎曰褻曰盛饌曰風雷俱在尋常日用
上體察聖德之從容自中處人以爲變夫子則常而

已

升車章

總是升車中禮處

色斯舉章

斯字後字正是鳥審幾處便含時字意山梁雌雉正是集得其所故夫子直嘆爲時所謂可舉則舉可集則集也共正是色作便是舉了

拈一時字宛是一生精神一筆畫出并鄉黨種種矩矱都是神化了

論語約說終